

興中會領袖孫逸仙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縣人，先人代代以農為業，幼時曾親操耒耜從事先人之業。十三歲時，受早年到夏威夷、事業有成的長兄〔孫眉〕之召到夏威夷。進美國人管理的普通學校〔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College）〕就讀，因受感化成為耶穌教徒，以此觸怒長兄，被趕回家鄉，復從事農業。這時他十七歲。鄉人惜其才華，籌集資金送他進廣東省的醫學校〔廣州醫院（即博濟醫院）〕就讀。一年後，轉入英人設立的香港醫學校〔香港西醫書院〕。在校五年，以優等成績畢業，即到澳門開設藥局行醫。因為義診貧民，而取之於富豪，所以名利雙收，但卻引起洋醫的嫉妒，受到難以忍受的迫害。當時在該地正有人組織中國青年黨¹，他便參加為該黨的成員，極力發揮平生的才華，對該黨的前途，多所規劃。大家都欽佩他的見識和抱負，公推為領袖，這就是興中會的起源。以後修養越深，見識益廣，憂國之念也日益迫切，終於決意放棄醫業，負隅虎嘯。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1894—1895）甲午戰爭時，他以為時機可乘，暗中購置武器彈藥，一切準備均已就緒之際，而戰爭已告結束，《馬關條約》亦已生效，因而不無有失

孫逸仙的
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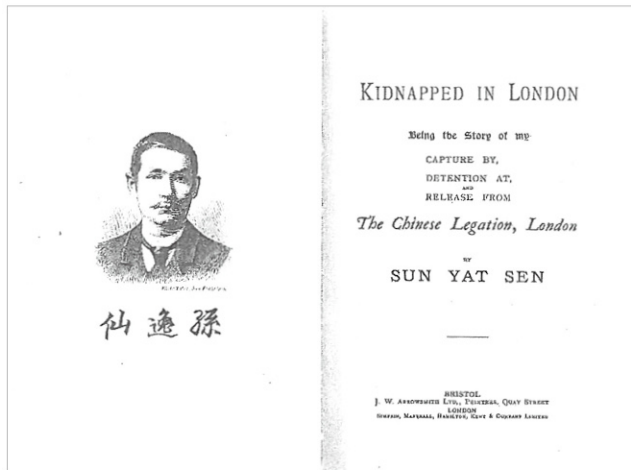
誤時機之憾。但是由於騎虎之勢已成，欲罷不能。於是集結軍隊於汕頭、西河、香港三地，設立指揮部於廣東省城廣州，而自居於此，計時拍電，號令進軍。計劃剛開始，即因密謀暴露，受到官兵的反擊，僅能隻身脫險，逃到澳門，後又密航香港，轉赴日本²，脫下胡服，剪掉髮辮，換上西裝，前赴夏威夷，更由美國到倫敦³。他曾一度為清朝官吏所誘騙，被幽禁於公使館，一時性命危在旦夕，宛如風前之燭。幸而上天並未棄此英傑，幽禁之事，終泄於公使館外，經其師友的熱心營救，盡力奔走，以及當時英國首相薩斯貝里侯爵⁴的抗議，他才從九死一生之中獲救。脫險後，乃執筆寫出被幽禁的始末，交倫敦出版社出版〔即《倫敦蒙難記》一書〕，以暗寓感謝和告別之意。隨後離開英國，懷着一片耿耿之志，來到日本。



興中會領袖孫逸仙
（攝於 1896、1897 年間）

1 中國青年黨，《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1897年初版）記述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所加入的政治組織，英文名為Young China Party。滔天所指的中國青年黨當指此。但中譯本《倫敦蒙難記》則譯此為興中會，而滔天的《支那革命物語》又沿襲此說。野澤豐在所著《孫文》（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62），及《孫文と中國革命》（東京：岩波書店，1966）中，則主張此為楊鴻（衝雲）所創的輔仁文社。

2 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首次亡命日本，11月12日抵神戶，17日抵橫濱。
3 1896年10月1日，孫中山抵倫敦，同月11日被清廷駐英使館幽禁。
4 薩斯貝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is of Salisbury, 1830—1903），1895至1902年為保守黨黨魁，第三次組織內閣，兼任外相。



孫中山著《倫敦蒙難記》初版（1897）書名內頁

船從香港出發，航行一星期後，在日薄西山之際抵達橫濱。我們立即解裝旅寓，洗過澡，吃過晚飯，等到天黑，我便獨自去訪問陳白先生。曾經見過面的那個眇一目紅臉蛋的侍女出來說：「老爺在兩三天前出門了。」問她是上哪裏去了？她答大概是台灣，又問她，「你一個人看家嗎？」她答道：「不，還有一位客人。」問她：「現在那位客人在家嗎？」她說：「從傍晚時候出外散步去了。」我想這個客人大概就是我要找的孫逸仙。因此，又問她道：「哪位客人是甚麼時候，從哪裏來的？」她說：「因為語言不通，我不大清楚。可能是從美國來的吧？是在一個星期前到的。」這個天真的侍女的回答，恰似天籟一般，在我的耳邊響着。我既興奮又高興，連一刻的猶豫也沒有，就求侍女去找他，而自己則佇立在門外候她回音。直等到腰酸腿痛也不見她回來。到了十一點鐘，她才回報說：「怎麼也找不到。」我向她道了謝意，就一無所得地獨自一個人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旅館，把經過情形告知了南萬里，呼酒盡醉而眠。

追蹤
孫逸仙

何其似
婦女之
盼情郎

次晨早起，便馳往陳白寓所。見着那個和藹的侍女，打聽在否。她說：「還未起床，我去叫他起來。」我止住了她，在庭前徘徊，等他起床，獨自陷入了妄想之中。忽聽「吱嘎」開窗的聲音，不由得抬頭一望，見有一個身穿睡衣的紳士伸頭向外探視，見到我便微微點首為禮，用英語說了一聲「請進」。我仔細一看，這個人正是在照片上見過的孫逸仙先生。於是身施一禮，走進門去。被帶到客廳坐定以後，他也拉過來一張椅子和我對坐。他剛剛起來，口未漱，臉也未洗，對他這種態度隨便的樣子，我首先感到驚訝，又覺得他有點輕率，不夠穩重。我立即遞過名片，道過初次見面的寒暄。他說從陳白那裏已知道我的情況，並問我廣東方面的情勢如何。我說明無暇詳查該地情勢而回來的理由，並且告訴他今天能獲見一面的喜悅。他重複說了從陳白處已聽到先二兄的事情以及我和陳白相識的經過。又說今天的相會是上天的安排，對我彷彿早已以心相許，毫無隔閡。這時我的喜悅可想而知了。但是對他的舉止動作的輕忽，略失莊重之處，則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少時侍女來說漱口水準備好了，他說了聲暫且失陪，便走出客廳去。這時我心中覺得有些迷惘，沉思着一連串的問題：這個人能夠肩負起四百餘州的命運嗎？他能夠身居四萬萬群眾之上掌握政權嗎？我幫助這個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願呢？的確，我正是以外貌來判定豪傑與庸常。

少時他又出來了。梳好了頭髮，換上了衣服，憑几而坐，這種風度，實在比得上一個好紳士。然而，我想像中的孫逸仙並不是這個樣子。是的，我心裏仍然覺得有些美中不足。我心中認為：「應該更有些威儀才是。」啊！我犯了東洋面相學的陋習而猶不自覺。

我首先發問道：「我早已聽聞你是以中國革命為職志的。」

初會
孫逸仙

東洋面相
學的陋習

但還不知詳情。我希望能夠詳細領教你那所謂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他徐徐開口說道：「我認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極則。因此，我的政治主張是共和主義。單以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就有責任從事革命。何況滿虜執掌政權已經三百年，以愚民政策為治世的要義，以壓榨人民的膏血為官吏治民的能事。積弊日深，卒致造成今日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由他人宰割攘奪的悲境。有志之士，誰忍袖手旁觀？故我輩力量雖小，仍冒險犯難，欲乘變亂起事，以謀自立。但不幸而遭受失敗的挫折。」

靜若處子的他，想不到竟如脫兔一般。不，一言重於一言，一語熱於一語，終於顯示出深山虎嘯的氣概。他繼續說道：「可能有人說，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這個野蠻國家。這只是一種不瞭解情況的說法。所謂共和，是我國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遺業。我國國民之所以懷古，完全是因為追慕三代之治。而所謂三代之治，的確掌握了共和的真諦。不能說我國國民沒有理想的資質，不能說我國國民沒有進取的氣概。其所以懷古，豈不正是抱有偉大理想的證據嗎？豈不正是大有發展的徵兆嗎？試看沒有受到滿虜惡政的荒村僻地，他們現在就是自治之民。他們擁戴尊長聽訟；設置鄉兵防禦盜寇，一切共同利害，都由人民自己協商處理；凡此種種，豈不已證明了中國人民已實行着一種簡約的民主之治？今天如有豪傑之士興起，打倒滿虜，施行善政，與民約法三章，人民定必欣然景從，謳歌企待的。倘如此，則能以愛國之心而振興，以進取的氣概而崛起。」

「而且共和政治不僅因為它是政治的根本原則，適合於中國國民的需要，並且在進行革命上也是有利的。徵諸中國古來的歷史，每當國內發生變亂，地方豪傑便割據要地，互相爭

孫逸仙
的中國革
命論

他的主張
和感慨

中國國民
和共和
政治



雄，有時長達數十年而不能統一。無辜的人民因此不知要遭受多少災禍。在當今的世界更難保沒有外強乘機以謀私利的。避免這種災禍的方法，只有實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同時，還在於使各地素負眾望的人各得其所。這樣使有聲名威信的人成為一地之長，然後由中央政府妥善駕馭，就可以避免紛亂而安定下來。所以說，共和政治對進行革命也是有利的。」

他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壯的語氣和態度繼續談道：「現在竟把我國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人民當作俎上之肉，如果被餓虎取而食之，則將增加其蠻力而雄視天下；如果為道義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號令宇內。作為一個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維護者，尚且不能坐視，何況我生於此邦，與它直接痛癢相關呢？我才疏學淺，本不足以擔當大事。然而，現在不是以此重任來要求他人而自己袖手旁觀的時候。因此，我才自告奮勇，願作革命的前驅，順應時勢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黨，有豪傑之士前來援助，我立時讓出現在的地位，願效犬馬之勞。如果無人，只好奮力肩此重任。我確信，為了中國蒼生，為了亞洲黃種人，更為了世界人類，上天一定會佑助我黨。你們來和我黨締交就是一例。徵兆已經出現，我黨一定努力發奮，不負諸位的厚望。也請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黨，實現吾人的志業，拯救中國四億的蒼生，雪除東亞黃種人的恥辱，恢復和維護世界的和平和人道，關鍵只在於我國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國革命成功，其餘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他的談話言簡而意賅，並且句句貫義理，語語挾風霜，其中又彷彿洋溢着無限的熱情。他的談吐雖不巧妙，但絕不矯揉造作，滔滔不絕地抒發其天真之情，實似自然的樂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覺間為之感動首肯。當話畢以後，其情則宛如稚子，如村姑娘般天真純樸，胸中已無一事之凝滯。至此

共和政治
又是英雄
統一的
捷徑

中國的興
亡和人道
的消長

我才感到無比的羞愧和後悔。我的思想雖是二十世紀的，但內心卻還沒有擺脫東洋的舊套，徒以外表取人而妄加判斷，這個缺點不僅自誤，而且誤人之處也很多。孫逸仙實在已接近真純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見識何其卓越！他的抱負何其遠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懇切！在我國人士中，像他這樣的人究竟能有幾人？他實在是東洋的珍寶。從此時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他身上了。

我對孫先生說還有一個同志南萬里，便如醉如癡地回到旅館，帶他重到孫先生的寓所，圍桌閒談。我們談到日本的政黨和人物，歐美的國是，中國的現狀，以及宗教哲學等。談越深時，情亦越濃，綿綿縷縷，不知窮盡。直至薄暮，始約再會之期，然後辭歸旅館。不久又離開旅館，趕往東京。

到了東京，先訪木翁，以孫先生之事相告，他說：「這是份大禮物，怎能不會他一面？」然後又到外務省謁見××次官⁵匯報情況，他命我們先寫一份報告。我回答說：「我們已經把秘密結社的實物帶來，請逕自接見面談。」他吃驚地說：「你們這樣搞可……」不過官老爺是官老爺，我們是我們。不管官老爺如何吃驚，我們也要做我們應做的事。後來終於仰仗木

我從此時
起寄希望
於孫先生

官老爺和
我們迥然
不同



翁、平翁⁶的幫助，在東京租了一所房子⁷，以南萬里聘請語學教師的名義，迎孫、陳兩位同住於此。

當時我家庭的經濟情況非常不佳，幾瀕於不能溫飽的境地，於是把未來的事付託給南萬里，然後回轉故鄉。承蒙長崎那位無名恩人的厚意，我妻子開了一家煤炭舖。但是，本來不會做生意的我們又怎能賺得利潤呢？結果幾個月便賠光了。恩人的情義，至今仍沒能回報。

煤炭舖也
失敗了

正在這時，的野君忽然從築前來電云：「有要事速來！」於是我立即馳往相見。他說：「我創立了一個報社⁸。請你暫且過來幫忙！」古島一雄從東京來此擔任主筆，我則當一名額外記者，從旁協助。所謂額外記者，是一份沒有一定工作範圍的差使，既要翻譯，又得採訪，不是發送，便得校對，有時甚至還得折疊報紙，幹起了從未有過的勞動。儘管如此，的野社長卻竟發牢騷道：「沒有比額外記者身價更昂貴的了。」這句話也許對。因為不支月薪的額外記者的胃口太大，既能吃，又能喝，並且還善遊逛。在這裏住了幾個月，接到東京的急電後，我便要了路費，急馳上京。

每逢追懷往事，我無時不感激木翁的隆情厚誼。當我到東

5 即小村壽太郎，據《島田註釋》補，見《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頁609。小村壽太郎（1855—1911），日向飢肥藩士出身。十五歲時，在長崎習蘭學。1875年（明治八年），赴美留學，在美五年，專攻法律。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得第二次伊藤內閣外相陸奧宗光拔擢，出任駐清代理公使。甲午戰後為外務次官，歷任駐美、駐俄公使。1900年義和團事件後轉任駐清公使。兩次桂（太郎）內閣中均出任外相。

6 即平岡浩太郎（1851—1906），福岡人，號玄洋、靜修。明治時代著名的國家主義政治家、實業家之一，推行大陸侵略和大陸經綸的有關活動，為玄洋社首任社長。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金玉均被暗殺之際，曾叫嚷要懲唐清朝政府。後又與川上操六（參謀次長）、頭山滿、的野半介等謀議，幫助鈴木天、內田良平等人組織天佑俠，計劃侵略朝鮮。日俄戰爭之際，曾赴中國，與那桐、袁世凱等親俄派官僚會談，力圖說服他們與日本合作對付俄國。他是玄洋社及黑龍會活動資金的提供者之一，亦曾受犬養毅之託，資助孫中山留日的生活費。

7 孫中山抵日後，先後遷址多次。1897年8月中旬，先居於橫濱的外人居留地，其後搬到東京市麴町區平河町五丁目三十番地，最後遷往早稻田鶴卷町四十番地高橋琢的家，與平山周、可兒長一和陳少白一起居住，一直住到翌年的夏天，才又搬回橫濱去。

8 指《福陵新報》（社長頭山滿、副社長鹿野淳二、主任幹事香月恕經、主筆川村淳），1887年（明治二十年）8月創刊，為玄洋社機關報，宣揚國粹主義，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改名為《九州日報》。

京謁見木翁時，他親手交給我數千金，說：「好歹弄到這幾個錢，夠你去遊歷一番吧！最好快些動身。這一次沒有官方任務的牽累，行動也能夠自由了。」這是何等的厚誼！何等的隆情！於是商議妥當，當天收拾起臨時寓所，孫、陳二人遷居橫濱，我和南萬里同行前往上海。

外行外交家

南萬里去
華北，我
赴華南

當時，清朝皇帝採納康有為的意見，試圖銳意革新國政，而身居要位的守舊派則表示反對。當我們渡華之際，正是北京政界的形勢漸呈險惡的時期。因此，我們二人在上海分作兩路：南萬里去北方，我向南行。

我先到香港，投宿於東洋旅館¹，與舊知摯友頻相往來，暗中結交興中會和三合會的人士以觀察形勢。又因友人宇佐穩來彥²的介紹，得到和菲律賓志士結交的機會。

我本來是志在中國大陸的，但到香港後卻同菲律賓人士結交，反躬自問不無用情不專之感。然而，我卻未能抑制這些感情。不，是任感情之所馳而沒加抑制罷了。

當我同×××³先生（後為菲律賓獨立軍的外交部長）初次晤面時，他似乎抑制不住憤慨，敲着桌子道：「再沒有比受

- 1 位於港島中區德輔道鴨巴甸街十三號，經營者是橫瀨要吉。（參奧田乙治郎：《明治初年における香港日本人》，據《島田註釋》，見《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頁610）。
- 2 宇佐穩來彥（1872—1934），福岡縣人。明治時代曾對中國革命表示一定的同情，但至大正、昭和年間，則成為積極策動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活動的典型的大陸浪人。甲午戰後，曾入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又與彭西等菲島革命志士結識。滔天認識彭西是宇佐介紹的。曾與滔天一起協助康有為亡命日本，以左廣義的漢名在中國活動。辛亥革命時，支持康有為的宇佐與支持孫中山的滔天意見不合，從此分裂。宇佐其後又與主持侵略亞洲活動的興亞院和軍部的皇道派人士密切來往，為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幕後重要人物之一。
- 3 當為彭西（Mariano Ponce, 1863—1917），菲律賓獨立運動志士、革命家。呂宋島出身。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醫學。他反對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參加1889年發刊的 *Solidaridad* 的編集工作，抨擊西班牙政府。1896年，當脫離西班牙獨立運動興起後，前赴香港，任阿奎納多所組織的革命團體的海外委員部書記長。美西戰爭開始後，奉阿奎納多之命到日本。1899年，與滔天結交。著有 *Sun Yat-sen, the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1912；原文西班牙語，英譯本於1965年在馬尼拉刊）。